

福里斯學派叢書
納爾松

第一種

理性批評派的哲學家納爾松

(他的生平與學說)

一九二六年德國荷士
庭根大學數理博士朱言鈞著

1928

理性批評派的哲學家納爾松
他的生平與學說

Leonard Nelson
(Sein Leben und seine Lehre)

一九二六年德國荷士
庭根大學數理博士 朱言鈞著

1928

版權所有

福里斯學社發行
納爾松

商務印書館印刷

每冊實價大洋五角

序 言

納爾松逝世後已四閱月，友朋輩咸以講述納氏學說相督責；余潛心數學物理，未有餘暇從事哲學，對於深遠之哲學問題，何敢有所論述。但年來相對之義，深入人心，科學家多採經驗之論，哲學家好作獨斷之談，真理不明，是非莫決，納氏之學似亦有不可不講者。此書之成，出於不得已耳。

納氏之學閱深雋美，豈此小冊所能論其梗概。惟因此得引起國內學界研究之興味，即述者之成功矣。

朱言鈞

一九二八年二月於餘姚



Leonard Nelson.

SAS 50/05

目 錄

<u>悼納爾松</u>	1
理性批評派的哲學的方法論	11
認識的起源祇有經驗與邏輯嗎?	25
認識論的不可能	34
玄學認識的起源	41
自然定律與倫理定律	48
<u>納爾松</u> 的政治學說概論	56
附錄	
論斷的分類	63
<u>納爾松</u> 言論摘錄	66
<u>納爾松</u> 的重要著作一覽	75

悼納爾松

這是十一月將末的一天早晨，我一個人坐在家裏看書，侍女送進來一封從德國寄來的信，簡單報告納爾松於十月廿九日患肺炎逝世，看了心中十分難受。別來不到半年的納爾松，當時身體很康健，而且平日很能自知攝養，竟在醫學發達的德國做一個時流病的犧牲者，這是做夢也不會做到的事。我捧着他的死信，讀了又讀，在房裏踱來踱去的走着，還癡心妄想，希望這消息不確。等到午後五時又接到德國友人來信，裏面附寄從荷庭根日報裁下來的訃告和經濟學大家阿本哈滿 (Oppenheimer) 悼納爾松的一篇文章，才相信納爾松真真死了。我敬愛的納爾松，為真理為正義而奮鬥的納爾松，你謝世太早了。

納爾松的聲望在哲學界裏，遠不及在數學和自然科學界裏的普遍，這自然有牠的原因。納爾松不像叔本華 (Schopenhauer) 善於詞藻，對於一般人有一種魔力，又不像菲雪特 (Fichte) 柏格森 (Bergson) 喜歡以新奇學說炫人，他是一個精嚴的思想家，他是一個真理的追求者。他把哲學中每一個概念細細解剖，每個原理細細考慮，確定牠們應有的地位，為自然科學與倫理學建立一堅固不拔的基礎。他的著作，假使我們用符號縮寫起來，可以說是一種最精密的邏輯書。當他在講臺上宣讀講稿的時候，手中拿一枝粉筆，不時在黑板上寫

些公式或章句，初看去還不能辨他在講演數學或哲學呢。

哲學界中經驗推理兩派之爭，自從康德出來之後，本來已有解決的希望，但康德的學生菲雪特(Fichte)與康德背道而馳，以後謝林(Schelling)與海格爾(Hegel)又各創新說，自立學派，他們沒有明瞭康德的本旨，到處應用他們的神祕邏輯(Mystische Logik)，弄得是非也無從分辨，哲學界裏引起不少無謂的糾紛。又因為海格爾主張國家超越個性的學說，博得德國皇室的歡心，所以他的哲學更盛極一時。

這個時候恰有一位康德正統派學者福里斯(Fries)單騎獨戰，為康德哲學謀一新生機。他把康德的學說，加以應有的補葺；把理性(Vernunft)與推理能力(Verstand)兩者加以分辨，創他的“玄學原理的心理奠定論”(Psychologische Begründung der metaphysischen Prinzipien)，康德哲學這麼一來，才告大成。但是福里斯的思想不能夠被一般人了解，却引起了海格爾的猜忌；德國政府從海格爾的請求，免除福里斯大學教授的職務。當時唯一的康德正統派學者於是不得不終他的一身，作數學物理的講演；再不能作他哲學思想的宣傳了。大約五十年後，有一位壓褒爾脫(Apelt)——他在童年時代曾和將近稀齡的福里斯通信問學——用簡潔流暢之筆，敘述康德與福里斯的思想，成了他的不朽的“玄學”一書。但當時學問界，依然彌漫着海格爾和別派的空氣，他的著作絲毫打不動一般人的腦筋。

納爾松生當這康德學派衰微的時候，眼見一般哲學家爲認識論問題鬧個不休，又剛值自然科學發達的時候，經驗派的氣燄又大張起來，康德以前的爭論，彷彿又將重演一回。納爾松苦心思索之後，就毅然決然爲康德與福里斯一派——我們可叫牠做理性批評派——重振旗鼓。他同數學家海森培格 (Hessenberg) 和別的幾個學者主刊福里斯學派叢書，先後發表他的“心理學與哲學的關係” (Das Verhaeltnis der Psychologie zur Philosophie), “福里斯與他的批評者” (J. F. Fries und seine juengsten Kritiker), “非歐幾何與數學認識的直確性的由來” (Ueber die Nicht-euklidische Geometrie und den Ursprung der mathematischen Gewissheit), “自然科學有脫離玄學的可能否?” (Ist Metaphysikfreie Naturwissenschaft moeglich?) 幾篇重要文字，好像黑暗夜的彗星似的，在哲學界裏大放光明。他不久又發表他的“認識論的不可能” (Die Unmoeglichkeit der Erkenntnistheorie) 又著“所謂認識問題” (Ueber das sogenannte Erkenntni-sproblem) 一書，無忌憚的把當今的哲學家施總攻擊，使推理派，懷疑派，實用派，經驗派，都沒有再起的可能。他這種掃蕩一切，惟我獨尊的氣概，真使哲學界的，老前輩側目。

但納爾松的成功，還不止此。他於歐戰之前，已從事於倫理科學 (Ethik) 的創造。照他的意思，倫理學與物理學一樣，也是一種獨立的科學；自然界裏有自然定律駕馭一切，人類社

會當中却有倫理定律的限制。倫理學的責任，就是去尋求這種倫理定律，求得之後，去證明牠們是千古不易的真理。但這事怎樣可能呢？納爾松著的“實踐理性批評”（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）一書，就給我們一個圓滿的答覆。不但倫理學從此在科學界裏可以博得一個地位，這書裏面思想的雋美，方法的嚴密，已足令人讚美不止了。他批評德謨克拉西，攻擊唯物史觀，處處用他的哲學做立腳點，用精嚴的邏輯方法做攻擊的利器，所以所向無敵。

他主張正義的社會（Rechtsstaat），又主張首領教育（Fuehrererziehung）是達到正義社會的方法。這種思想都散見他的著作“政治哲學”（System der Politik），“教育哲學”（System der Paedagogik）（未出版）“德謨克拉西與首領制度”（Demokratie und Fuehrerschaft），倫理的實在主義（Ethischer Realismus）等書。

他是一個主張正義社會的人，所以極端反對強權的侵略。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的時候，他邀集各國學者，作和平的運動；當開戰的前一天，他還在荷庭根大學演說國際和平的必要。到一九一六年，他手創國際青年會，努力和平運動，發揚他的政治理想，一時來歸的有數百人之多。他又在離荷庭根不遠的一個市鎮上創立一政治學院，栽培有志青年，作實現他的政治理想的預備。他不僅是一個思想家，他是一個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的一個實行者。

我與納爾松相識，是在一九二二年的秋天。我們初見時所談的，不是泛泛的應酬話，他對我說了許多他很崇奉孔子和敬愛辜鴻銘的話。我當時以為這是歐戰以後一般懷疑西洋文化的人所常說的，耳朵已經聽熟了，所以沒有十分去理會他。那年冬天，他在荷庭根大學講演“休謨與康德以後玄學的進步”(Fortschritte der Metaphysik seit Hume und Kant)。這個講演題目却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當時沉溺在數學物理，惟深覺得科學上有許多根本問題，不是科學本身所能夠解決，當時所知道的一些哲學派別，又不能夠解釋我的疑問，所以就跑去聽納爾松的講演，於是我們遂有漸漸接近的機會。不過幾天，他邀我到他家裏茶敘，我就準時前去。他住在離大學不遠一所半新房子的三層樓上進了大門，走廊裏有兩個書架，兩個書架相隔處開一扇門進去，就是他的書室。書室的左壁完全被書架遮蔽了，靠右首的牆壁放着一張很大的沙發，地上鋪着淡紅的地氈。面窗的壁上掛着康德，福里斯，壓褒爾脫三人的照片，面書架的壁上掛着兩張放大像片，一張是耶可比(Jakobi)，一張是狄烈克來(Dirichlet)，他們倆都是名震一時的數學大家，狄烈克來與納爾松還有血統關係的。書桌是靠窗面書架放的，書桌旁邊一張小櫥，櫥上放着一架停在七點鐘的舊式時鳴鐘。後來據他自己告訴我，這架時鳴鐘與那張書桌是福里斯生前所用，他轉轉挽人去買來的。那天我們講了很多關於孔子正名的大道理，和牠與康德哲學可以

互相發揮的地方，我才知他的崇拜孔子，不是厭棄西方文化的結果，實在是他們倆學理上有不謀而合的地方。第二年夏天，他除在大學講演之外，又在家裏聚徒討論哲學問題，我當時也去參加，所以又時常到這間書室裏來。我每次走進這間房子的時候，總覺得一種靜穆之氣，撲人眉宇，給我靜心讀書的志願。唉，別來半年，我怎樣的時常想跑到那裏去薰陶薰陶我的意志。

納爾松從童年時代就感受不眠的痛苦，後來用功過度，他的不眠症自然更加厲害。他二十年來，總在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覺，所以他在大學裏的講演，總在午後六時到八時的時候。他講演完了之後，常常喜歡同幾個學生到近地去散步，或者到山上去兜一個圈子。同他散步的時候和他談話，更覺別有趣味。假使你問他一個問題，他不但不給你一個答覆，還一層一層的來反問你，一直等到他問完，你答完，你最後答他的就是你所要知道的答覆。納爾松自處很儉，而且還實行蔬食。“假使我們因為禽獸沒有抵抗能力，可以殘殺他們以供我們的慾望，那麼有能力的資本家也可以壓迫無能力的勞工，”他常常這樣說。

一九二四年八月，他手創的國際青年會在離苟庭根不遠的一個小鎮華根密來舉行年會，我被邀去參觀。華根密來沒有村落的穢雜，却有幽雅的山水，這裏就是他所創辦的學院的所在地。與學院房子毗連的有兩間小屋，是納爾松的已

過稀齡的老父退居之所。我到那裏的第二天，去拜訪他的老父，促膝談了好久，從他的口中，又知道些納爾松的身世。我現在把他當時對我說的，現在還躍躍在我記憶中一段話直寫出來。

“……那時候我們住在柏林，累翁奶特 (Leonard 是納爾松的名字)進了一個法國天主教徒辦的學校，因為他的母親是天主教徒。他那時候常常對我們叫苦，說學校裏的功課煩重沒趣，學校裏的教師不能夠滿足他的慾望，所以他總是背着教員看閒書。學校裏面却報告我說他是一個沒用的孩子，不但拉丁文的拼法他不能記憶，算學也不能領悟。我因為恐怕他有留班的危險，就請了一位那時候在柏林做中學教員，後來當脫屏根 (Tuebingen) 大學教授，有名幾何學家海森培格 (Hessenberg) 同他在家裏補習算學。據海森培格對我說，他是一個很能邏輯思想，可造的數學天才，這又是可思的事了。光陰荏苒的過去，他在學校裏總背着教員看他喜歡看的數理和哲學書，學校裏的正課，他好容易勉強及格。有一天，他回到家裏，手裏捧着一部破舊不堪的書，坐在屋子裏不停的翻看，面孔上不時露些笑容，吃飯睡覺的時候，心也放不下似的。一連幾月，在學校裏背着教員，在家裏一刻不停的，他總和那幾本書作伴。原來他那一天到書店去，在充滿塵垢的屋角裏，找到幾本哲學書，書的作者的名字，從來沒有聞見過。他被好奇心衝動着，就要購買；書店主人因為這是從來沒人過問，不值

錢的東西，送也願意送他。誰知道這就是福里斯的大著作呢。

“他在柏林大學聽講不久，就離開我們轉到哈頭培格（Heidelberg）大學，後來又到苟庭根大學。那時候他已經有重振福里斯學派的決心。他二十二歲的那一年獲選博士，不久就發表一篇文章對當時謬享盛名自稱康德學者的老前輩科恩（Cohen）大施攻擊，很引起哲學界中的惡感。又因為他的思想在當時看來過於激烈，一般人也都很側目，所以他就閉門著書，不問外事了。他那時住在苟庭根，與他過從的，都是數學和物理界中學者。他的第一期關於認識論的著作，大半在這時候完竣，第二期關於倫理學的思想，也在這時候漸漸成熟。……

“有一天他的寓所裏忽來一不速之客，這人不是別人，是名震天下的數學大家希爾勃脫（Hilbert），希爾勃脫剛坐定就對他說：“現在一般哲學家，大半不顧事實的。經驗派的人因為自然科學的發達，氣餒又大張起來。照我看來，他們不是在沙灘上建屋嗎？科學的基礎怎樣能夠穩固呢？……我在大學會議裏，幾次提議請你當哲學教授，但是都被多數否決了，在座的哲學家反對的更厲害。但我的志很堅決，你好生努力罷。”隔了幾年，經過不少的困難，希爾勃脫達到他的目的了。希爾勃脫現在還常常對人說笑話，納爾松能夠做德國大學教授，天下無難事了。……

“照大學定章，一個新教授受了政府的委任，須在大學裏作一個公開的初試講演(Probeyorlesung)，准許隨便什麼人去旁聽，隨便什麼人駁難。假使那教授不幸被人駁倒的時候，那就成問題了。我的兒子累翁奶特重與福里斯學派，在哲學界裏異軍突起，又因為他批評別人不留餘地，很引起人家的誤會和猜忌。所以他那天講演的時候，遠近來聽他的人特別的多。講演後的討論從中午一直到深夜還沒有完。最後他很從容的戰勝回來了。……”“那天問答的紀錄，我還有兩大本放在書架底下呢”納爾松的父親含笑說着，同時起來奏一曲偉大的培脫文的音樂給我聽。

這時候最引起我的注意的是對面一張中年婦人的像片；唉，這就是納爾松已死的母親，鼎鼎大名數學大家狄烈克來(Dirichlet)的孫女罷。狄烈克來一家從前住在萊茵河區域，與法國人曾經有血統關係，所以全家都是天主教徒。納爾松年小的時候，依他母親的意思，也受過洗禮，後來才退出教會的。我後來知道納爾松的母親是一多才多藝的女子，她畫的油畫，我也看見過幾張。納爾松的父親不但是培脫文的善奏者，而且還是畫家與小說家。足見納爾松家學深厚，已經與人不同了。

納爾松的父親奏完音樂，休息片刻之後，又同我談了一些關於納爾松的話。“……自從他當了苟庭根大學教授，他的聲名一天一天的大起來。一般數理家似乎更加推重他。希爾

勃脫近來研究數學的基礎問題的時候，時常與他通信討論。當閔可斯基 (Minkowski) 創相對論的時候，先把那驚動一時的‘空間與時間’一文送給他閱看。……他後來發表他的政治學說，創辦國際青年會，經過的困苦艱難，或者你也能夠想像罷。……”

終我的一生我不能忘却的，是我歸國前一星期到他家裏去的那一天。這是上午九點鐘，他工作完畢，還沒有睡過，忽然興致勃發，邀我到他家裏談話。他同我講康德思想發展的蛛絲馬跡，手裏拿了康德著的純粹理性批評的初版和二版，對照着看，他又讀了一段福里斯寫的關於邏輯的話給我聽。他又在奈端原著的“數學原理”書中指給我看，說奈端的原意與最近數學研究的結果，完全吻合，不過沒有被後人懂得就是了。我們談了很多的話，直到午後四點鐘，我還依戀着不肯走。他邀我第二天與他同車到華根密來去同他的老父和學生握別，我當時因行色匆匆沒有去。

第二天午後五時，他離開荷庭根到華根密來去消度他的春假，我送他到車站，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相會了。唉，剛滿四十五歲的納爾松，這應該是我們最後的相會嗎？我們的敵人正多，國際的正義未立，這是你謝世的時候嗎？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脫稿

理性批評派的哲學的方法論

“Philosophie zu lehren, ohne das Philosophieren, ist eine zwecklose Bemuehung”

Fries

“單講哲學中的事實,不去研究哲學中的方法,是無意義的事。”

福里斯

在歷史上,我們看見很多大思想家,用他們畢生的精力,作哲學問題的思考;但是直到現在,對於最淺近的哲學問題,還是各持一說,沒有公認的是非,哲學真是一種隨各人可以自由表現個性的藝術嗎?

過去幾千年的哲學史明明告訴我們,哲學不是一種有系統的科學。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。但是我們不能夠根據這件事實,就推論說,哲學將永遠不能成一有系統的科學。哲學的本身到底是什麼?牠能夠滿足科學所必有的條件嗎?

哲學的內容,假使哲學不是沒有內容,一定非真理不可。但是世間的真理不止一種,數學上的原理,“如直線是連結空間裏任何兩點的最短綫,”我們有理性的人沒有不公認牠是真的,因為牠是自明的真理。其他如經驗的事實,“今年冬天上海的天氣很和暖”“日本國的土地,沒有中國這般